

一任燈釵送冰兒

粵劇「二幫王」任冰兒享九十一歲高齡，於農曆小滿之夜夢中去世。這位伶人吐字清冽，聲線明亮，行腔瘦硬，風格近乎黃庭堅之宋詩拗句。即使位居二幫，難得歌喉富於個性，獨一無二，不止難以模仿，更讓人一聽就認得出廬山。「錯認東籬是妾家」肯定不會，以「此家之外更無家」來形容則當之無愧矣。

她是任劍輝堂妹，無師自學，追隨任姐踏上台板，人稱之為「細女姐」。在任姐極其璀璨的星光下，同一家族小妹妹能夠接受較為遜色略微暗淡的自己，絲毫不存嫉妒，反而懂得欣賞、學習，可見品性平和，心理素質健康。戲行似乎比其他行業更重視人脈，可是沒有人說她依賴裙帶，因為實力派經得起觀眾評審，以及任何即場考驗。且看她身段做手開目，無不工穩，成名多年且屹立不倒乃理所當然。

她也曾擔任正印，為時甚短即決定守住二幫，並非欠缺自信，而是明白到這位置於她更為適合。查證查篤擰，鑼鼓喧天，她選擇了實而不華的角色。出入虎度門，踏遍舞台，省港澳以至「跑埠」南洋美洲，慣見變幻，她有種順乎天命的本性。在「仙鳳鳴」配襯白雪仙，在「雛鳳鳴」配搭梅雪詩，綠葉姿態一直挺立，風霜雨雪，不改冰心。二幫之難，在於拿捏身份，太突出則露才揚己，太掩抑則毫無鋒芒，唯有恰到好處，方能發揮亮麗的團隊效應。到了中年，已經功力沉厚，火候老到了。

花燈夜，紫玉釵，浣紗去了，舞台為她輕輕拉上幔幕。



▲ 貢獻獎
港藝發展局頒授「傑出藝術香作者供圖

小滿揉麥

作為一個中原人，對於麥子的喜爱，可謂在骨頭縫裏。

從九九重陽過後的播種，到清明之後的麥苗青青，再到小滿時節小麥進入灌漿期，整個過程中，我們是看着麥子長大的，麥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們的孩子。

在皖北乃至中原的其他地區，若要分辨一位少年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幾乎每個地方都會拿麥苗來測試，把他們帶到麥田跟前，指着一大片麥田問——這是什麼？大多數城市長大的少年是分不清麥苗和韭菜的。當然，鄉間少年如我，當年也是頗引以為傲的事。我不僅能分辨得清楚什麼是麥苗，我還在小滿時節，揉着一個個麥穗，麥穀的穀殼揉掉，吹糠見麥，這時候的麥子軟軟的，依然是青碧色，間或有一些黃，麥仁的香一下子就充斥鼻孔。

少年時，讀王安石的《初夏即事》：「石樑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晴日暖風生麥氣」這句，總讓我想起撲面而來的麥子的香氣，堪稱香浪滾滾，這樣的場景也總讓我覺得王安石所寫的是我的故鄉，畢竟，他曾經在這裏也曾經主政過。

麥氣是好聞的。在香氣清幽，將熟未熟的麥子，有稚嫩的孩童氣，一把青麥放在口中嚼，能嚼出淡淡的麵筋感，着实有趣。麥子的好聞，還在有



HK人與事

黃秀蓮

舞台版《帝女花》演周瑞蘭，誤以為駙馬貪慕富貴棄明投清，斥道：「世顯不是琴台客，原是豪門逐臭夫」。聲線冷峻，語氣鄙夷，由她罵來，入木三分。

《帝女花》主題強調愛國操節，給瑞蘭這配角渲染得更強烈。《再世紅梅記》飾演賈似道妾絳仙，親眼看見李慧娘遭亂棒打死，後來向書生憶述：「柳岸無風風自來，權宦不容人奪愛，鬼王不許另投胎。任屠任割任烹宰，毀容毀貌毀形骸。」兔死狐悲，憐慧娘亦自憐，唱來如泣如訴。

《紫釵記》演浣紗，可以說是代表作。太尉門外，浣紗苦諫霍小玉切莫闖府爭夫，從立而跪，從緊拉而死抱，從力勸而狂哭，層次分明，細膩動人，把綠葉陪襯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真不愧為「二幫王」。

粵劇開鑼必定先演《六國大封相》，覲次伯坐車，任冰兒推車。功架完整，排場古老，是最經典最傳統最完美的示範。覲次伯早已作古，任冰兒如今長逝，更覺風流雲散，真是徒添嗟嘆。

從芳華豆蔻到年高藝碩，她對粵劇對舞台總是不離不棄，敬業樂業更專業。儘管低調謙沖，有功勞而不自居，有內涵而不炫耀，演藝界對她畢生貢獻不曾遺忘亦未忽略。二〇一二年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傑出藝術貢獻獎」，讚賞不斷，掌聲盈耳，給淡泊的任冰兒帶來光彩和喜悅。

花燈夜，紫玉釵，浣紗去了，舞台為她輕輕拉上幔幕。



▲ 貢獻獎
港藝發展局頒授「傑出藝術香作者供圖

廿四節氣

李丹崖

輕微的爆漿感，嚼起來，砰砰砰，在唇齒之間蕩漾着嫩麥的漿汁，甜且濃郁。

我所生活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除了健力寶尚無其他品牌飲料可飲，小滿時節，常常揉着青麥放在玻璃瓶中，瓶蓋處鑽孔，用吸管穿過去，與糖水一起來喝，糖水喝完，亦能吃麥，很是過癮。

青麥煮粥，在皖北，被稱之為「青麥糊塗」，是季節性吃食。青麥煮水後，拌入麵糊，煮成粥狀，最宜佐以醃蘿蔔條來吃。鄉野的風絲縷縷地吹着，青麥糊塗呼嚙嚙地喝着，間或有青麥可嚼，齒感舌感俱佳，穿棉衫，吃麥粥，搖蒲扇，聽評書，鄉野煙火，多有意趣。

四月天裏，鄉間院落，雲淡風輕，雞犬相聞，農舍之中，吃青麥糊塗，看喂鷄雞啄食麥殼，邂逅翁翁溪友，相與吃粥，促膝而談，極具鄉野風趣，似可感五柳先生歸園田居的風情。

離開鄉村很多年了，小滿時節，再回到田間，我在田邊揉了一把麥子，打算吃一吃青麥，一揉才感覺尖尖的麥芒把我的手扎得生疼，很多年不揉麥了，如今，我這雙手常用來敲擊鍵盤，距離麥田遠了，掌心裏的厚度卻遠遠不若鄉村裏的少年。

小滿，在一片正在灌漿的麥田裏揉麥而食，悄然悟得，人與麥子一樣，越是成熟，思想的麥穗越朝向故鄉。



族裔共融壁畫



市井萬象

新家園協會聯同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在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動中心的兩幅外牆，創作主題圍繞族裔共融的大型壁畫，這是香港第一幅以族裔共融為主題的壁畫。

香港中通社

英漢成語相映成趣



文化經緯

陳安

中文讀者看書讀報時，常見到形象化的生動詞語，覺得「眼睛一亮」，十分驚喜。英語讀者也常會「眼睛一亮」，他們用的詞是「eye-popping」。筆者正在編寫一部英漢詞典，常有「眼睛一亮」時刻，發現許多英語習慣用語、俚語與中文成語、俗語相同或相似，相映成趣。我因此意識到，作為人類，不論哪國人士，對物質上的衣食住行，或情感上的喜怒哀樂，都會有同樣的或類似的體驗，於是會用意思相同或相似的詞語表達出來。

先說幾個最常用的成語。中國盛產竹子，春天下雨後竹筍長得很多很快，我們便用「雨後春筍」來比喻新事物大量湧現。而歐美地區到處有蘑菇：平菇，香菇，金針菇，杏鮑菇，等等，在雨後長得特別繁盛，於是有了「mushrooms after the rain」（雨後蘑菇）這個習語，人不能像雨後蘑菇一樣長得快，可有些新型的高檔品商店即使在經濟衰退時期也會像雨後蘑菇一樣茁壯成長。我們作英漢翻譯時，似應保持「雨後蘑菇」原話，而不必用「雨後春筍」來代替。

社會上或生活中我們總會遇見一些害人又害己的人，於是有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個俗語，石頭到處都有，搬一塊輕而易舉，可砸自己的腳畢竟是自己作孽。美國也盛產石頭，但美國人更愛槍支，因槍支管制寬鬆而發生許多兇殺悲劇，那些害人又害己者則是抓起槍「shoot oneself in the foot」（開槍打自己的腳）。此話源自為逃避兵役而自傷的現象。特朗普執政時和下台後，這個詞語常在報上出現，如二〇二〇年三月《紐約時報》一篇報道說，特朗普在一項紐約時報訴訟案中既要有他的蛋糕，又要大快朵頤，新聞標題為《特朗普在時報一案中開槍打自己的腳》，特朗普則聲稱「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間開槍打他們的腳。」

石頭是自然界常見之物，美國人不用石頭砸自己的腳時，會用石頭來形容甚有涵義的自然現象，如：a stone thrown in a pond makes ripples——一塊扔進池塘可以激起漣漪的石頭，也即我們所說的「一石激起千重浪」，真是完美的自然對譯。大詩人惠特曼衍變此習語，在《我自己的歌》中留下一句名言：「猶如一塊掉入池塘的石頭，如此一篇文章會伸展開意

義重大的同心圓。」他自己的散文代表作《民主展望》（一八七一）就是論述民主大題、如漣漪般發生廣泛影響的力作。

馬、牛、羊、豬等家畜，狗、貓等寵物，在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可又在不同時候受到不同的好惡評估。牛、馬勞動得多辛苦，用形容人的「筆路瀨襟」來形容牠們又未嘗不可，但世人頗會挑剔，中國古人嫌牛兒不懂音樂，五音不全，弄出個成語「對牛彈琴」，譏笑說話的人不看對象，而歐美人士則嫌馬兒不會唱歌，弄出個習語「teach a horse to sing」（教馬唱歌）。據說是源自民間傳說，某竊賊被判死刑，表示願意教馬唱歌免死，結果自然是馬兒仍不會唱歌，竊賊還是一命嗚呼。這樣的諷刺話也可用到政治上，比如美國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麥克內爾要迫使議員們通過實際上通不過的法案，有記者便問他：「議員先生，你能教馬唱歌嗎？」婉轉提醒他不要重蹈那個竊賊的覆轍。

又有點對不起馬兒的是，明明牠們勤勞正直，晚上站着睡覺，可東西方人都要把牠們跟阿諛奉承黏連在一起。養馬人喜歡牠們，給牠們刷刷鬃毛，拍拍牠們的屁股，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怎麼就有了「拍馬屁」這樣的粗俗話呢？而美國人說「curry favor with」，意即用梳子為馬兒擦拭，其實也就是「拍馬屁」的意思。特朗普早已卸任，抱歉的是，他在台上時，由於他在各方面與眾不同，平時鮮見的很多詞語都用到他身上，留在了互聯網上，我們也就很容易找到與他有關的「馬屁」例句，如最近有報道說：特朗普的華盛頓

「拍馬屁」這樣的粗俗話呢？而美國人說「curry favor with」，意即用梳子為馬兒擦拭，其實也就是「拍馬屁」的意思。特

朗普早已卸任，抱歉的是，他在台上時，由於他在各方面與眾不同，平時鮮見的很多詞語都用到他身上，留在了互聯網上，我們也就很容易找到與他有關的「馬屁」例句，如最近有報道說：特朗普的華盛頓

「拍馬屁」這樣的粗俗話呢？而美國人說「curry favor